

特别推荐

“中国教育怎么了？中国教育怎么办？”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超越教育而言教育。本书历陈作者参与中国教育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思，揭皮见骨，展示“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”。

如果人性与教育都在扬恶抑善 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

揭皮见骨，才露出血淋淋的真实

鲁迅说，人在白天日下，是戴着“人造的面具”，攒这精心设计的“衣裳”的。在深夜独处时，就脱下了面具和衣裳，面对“赤条条”的自我。

但还有皮肤——这也是掩饰物。于是，就要揭皮见骨，才露出血淋淋的真实。

我们的教育改革所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。大喻大闹，大造声势，搞各种各样的教育工程，举办花样百出的公开课，评比、检查、树标兵（我们叫“名师”）、立样板，现在又加上商业操作，更是热闹非凡。完全忽视了教育是一个慢的事业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中的潜移默化过程。这就必然导致教育改革的形式主义化、空洞化、扭曲化，所谓“人文秀”就是这么闹起来的。

学术流氓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

一个学者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学术立场和观点，如果有了而守不住，不断地变来变去，自我学术形象就会变得模糊，最后丧失了自己的学术个性，而且这还是个陷阱，弄不好，就会蜕变为“流氓文化与学术”。鲁迅早已警告：“无论古今，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，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循，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，都可通称为流氓。”我们对学术流氓应保持高度警惕，他们是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的。

健全的社会里，人性与教育能做到扬善抑恶

也还是鲁迅所说：“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。”这也是一位哲学家的概念：“盛满光明的黑暗。”

这是确实的：当发掘灵魂的深，挖出隐蔽的恶的同时，也必然遭遇同样深藏的善。人性的善与恶，光明与黑暗，本来就是难解难分，纠缠为一体的。

通体光明的教育的乌托邦世界，永远存在于彼岸；此岸的教育从来和理想的教育是有距离的，因而总是黑与白、善与恶交织的。

区别仅在于健全的社会里，人性与教育能做到扬善抑恶；如果

人性与教育都在扬恶抑善，那么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，而且是大问题。这也是生活在当下中国社会与教育环境中的我们，最感痛苦的。

没打下真、善、美的光明的精神的底子，年轻人难免陷入精神的堕落

人们都在感叹今天世风日下，许多人，包括年轻人，都陷入精神的堕落，突破了道德的底线。如果做进一步的追问，就可以发现，许多人的堕落，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书，特别是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，没有打下一个真、善、美的光明的精神的底子。我们的教育的存在，过早地和社会存在趋同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：社会不安静，学校更喧嚣；社会腐败，学校也不干净；社会绝望，学校同样虚无，等等。这样的教育存在，使得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有了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的世故、冷漠、阴暗、空虚，这样的未老先衰的生命是脆弱的，到了社会，是无力抵抗黑暗的侵蚀、诱惑的。

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给孩子们留下什么样的童年的、青少年的记忆：是宁静的，还是浮躁的；是温暖的，还是阴冷的；是蓬勃向上的，还是消极退缩的；是阳光的，还是灰暗的；是多彩的，还是无色无味的……都将决定一个人的一生。我还说过，中小学教师的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，就在于能够成为学生童年记忆中最温暖、最光明的那个瞬间，我称之为“神圣的瞬间”。

“有思想的老师”是中国教育的希望

中国的教育有没有希望，中国的语文教育能否真正体现人文精神，一个重要方面，就是是否拥有大批的“有思想的老师”；而中国的教育，中国的语文教育之所以需要改革，一个重要原因，也在于现行教育体制在某些方面首先束缚了教师的思想，不容或不利“有思想的教师”的发展，当然也就很难培养出真正有独立思考、人格的学生。因此，我认为，教育改革应该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，首先在教育体制上给教师、学生以较大的自主权，让他们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，把教与学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；同时也追求思想的解放，创造最广阔、自由的精神空间。

■整理/见习记者 李婷



《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》
钱理群
漓江出版社/2012.6

读评己见

如果我们塌了，大楼就是一堆烂尾在那里的钢筋水泥

邱永峥来环球时报之前就是个“挺有钱的人”，我没问过他是不是真的，但有一点没什么值得怀疑的：他做战地报道不是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“利”。或许对记者职业很投入的人，都会陶醉在只有这个圈子里才有

共鸣的精神追求中。

经常有人在网上质疑从事战地报道的人，似乎他们“唯恐天下不乱”，甚至是“嗜血”的一族。这种质疑是无聊的，就像质疑忠于职守的医生是群心怀鬼胎、唯恐天下人不病的势利小人。战地记者心中都有大爱，包括对世界的爱，以及对职业的爱。野心是战胜不了恐惧的，只有爱能战胜它。

从事战地报道需要勇敢，也需要智慧。其实这是做好每个领域新闻报道的真谛，只不过战地报道的极端，把这两个品质也磨砺得十分锐利。不勇敢的人，智慧差点的人，都可以在其他领域里混，但是做战地报道的人首先得敢去，还得抓得住东西，必须活着回来。所以即使他们开始挺一般的，时间长了也会变得与众不同。

有时我觉着，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非常敏感、胶着的今天，很多媒体就像大的“战地报道组”。政治和市场对我们来说都不那么阳光雨露，我们得敢闯，有时那感觉就像是“迎着子弹”。但我们又不能傻闯，我们得有智慧和理性，能够分辨什么是海市蜃楼，什么是真正的美景和光明。我们不能被击倒，我们得好好“活着”。坚守这个职业，依然为自己的理想不辞辛苦，不惧风险，甚至敢于冒生命之险，需要信仰。

如果中国崛起的事业相当于一座大厦的建筑工地，新闻工作者们就是给这座大楼搭脚手架的人。我们或许最终决定不了大楼的设计和盖法，但我们的架子能搭多高，大楼就能盖多高。如果我们塌了，大楼就是一堆烂尾在那里的钢筋水泥。

所以，让我们自信，并彼此尊敬。

■文/胡锡进



《变天——中国战地记者亲历中东骤变》
邱永峥
人民日报出版社/2012.5

微书评



《大转型》
韦森
中信出版社/2012.7

作者指出当前的国富民穷、内需不振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密切的关系。恶税已经损害普通百姓的消费力和中小企业的竞争力。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，监督政府花钱，限制政府收税是中国政治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项。



《民国了》
杨早
新星出版社/2012.7

本书从武昌起义写到民国成立。历史学者杨早角度新颖，仿佛回到当时历史之现场，发来富有画面感的“采访报道”；深入各省革命之细节，描写那些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历史，提醒读者不只是从宏观角度去观望，更要学会从历史支流中凝视。



《直到世界尽头：林丹自传》
林丹
凤凰出版社/2012.8

林丹首次出书述说自己的成长之路。从5岁开始练习羽毛球到成为世界首位拿到羽毛球全满贯的运动员，林丹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。如何在逆境中调整好状态重新出发？如何在人生低谷沉住气等待转机？除了剖白自己的心路历程外，林丹更书写了与教练、队友、对手的相处以及与妻子谢杏芳的感情。